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陈映真 主編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44



亞歷山大·索忍尼辛

Aleksandr Solzhenitsyn

1970 獲獎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44

第一層地獄 索忍尼辛著 黃文範譯

-
- 主 編 陳映真
發行人 沈登恩
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郵局36-575號信箱
郵撥：102221
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
電話：(02)394-1960
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
電話：(02)752-5594
新加坡 南洋商報
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
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
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
初 版 中華民國71年5月4日
再 版 中華民國71年5月20日
-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I 11
<21:44>

860894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NOBEL PRIZED LITERATURE

根據瑞典學院編纂、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
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」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

陳映真主編

徐州師院圖書館



2223960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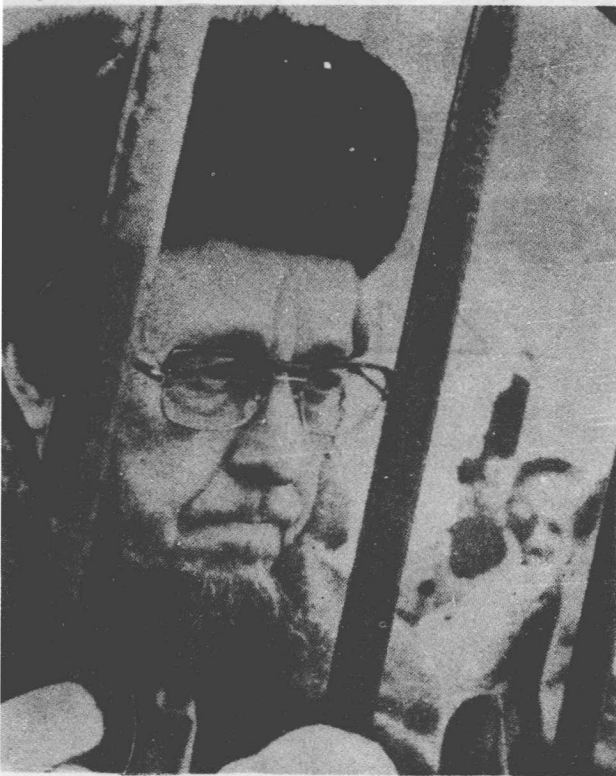
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

-
- 主 編／陳映真 策 劃／沈登恩
- 顧 問／白先勇·王禎和·姚一葦·何 欣·葉石濤
尉天驄·胡菊人·高信疆·胡金銓·痖 弦
- 譯 者／湯新楣·喬志高·郭博信·吳潛誠·鄭 臻
劉啓分·杜國清·葉維廉·李歐梵·鍾 玲
翁廷樞·王潤華·劉以鬯·方 瑜·李永熾
孟祥森·黃文範·宋碧雲·高大鵬·邱豐松
李魁賢·黎登鑫·王兆徽·戴 天·也 斯
陳紹鵬·楊月蓀·何 欣·莫 渝·張伯權
陳 黎·陳曉林·王鴻仁·宋樹涼·邱剛健
翹 翹·吳熙斌·楊 澤·梁錫華·簡清國
黃燕德·徐道昉·吳安蘭·鍾 文·顏正儀
王津平·詹麗茹·陳惠華·高淑斌·劉大任
- 助理編輯／張恒豪·楊順明·林秋蘭·黃燕德·余淑玲
- 作者畫像／吳耀忠·梁正居·邱美月
- 美術顧問／黃永松·黃金鐘·水禾田·莊 靈
-



共產極權的鐵幕，能鎖得住
索忍尼辛追求真理的決心嗎？



索忍尼辛在他的書房。



美國名漫畫家筆下
的索忍尼辛。



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

亞歷山大·索忍尼辛（蘇俄）

Aleksandr I. Solzhenitsyn

得獎評語：

「由於他作品中的道德力量——藉著它，他承續了俄國文學之不可或缺的傳統。」

頒 獎 辭

瑞典學院常務理事

卡爾·拉格納·基耶羅

我們的護照上，顯示出我們在什麼時候出生，什麼地方人，這些都是確定身分所必要的事實。根據最近流行的一種理論，這也可以運用在著作上。一種文學作品屬於那個時代，而創作人也是當時社會與政治情況的產品。有許多有力的例證却剛剛相反，不過這些都必須放棄，否則的話，這種理論就崩潰了。然而，有一項情形却的確運用得上，那就是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。這值得特別強調，因為從羅盤的各方面來看，西方根本就沒有人士，由於各種不同的理由，而能像他的情形般地造成例外。

索忍尼辛的護照——本人認為這份護照會使他名垂後世——告訴我們，他在什麼時候出生，什麼地方的人，這些都是我們要奠定他藝術地位所必要的詳細資料。他在一九一八年，生於基斯洛普斯克，屬於蘇俄的第一代作家，在新政府的形態下成長，而他與自己所生成的風土與時間不可或分。索忍尼辛本人便說過：除開故土，他並打算住在任何地方。而他的書却能辦得到，業已生活在全世界，目前比以前更多，或許未來比現在更甚。可是這些作品的活力迸湧，並不出自那種感覺：他的生命與他的國家、國家的命運締結根連。

索忍尼辛也是有無比的俄羅斯傳統，相同的背景，使他直追前輩的許多大作家，他們由於俄羅斯的苦難，作品中洋溢着迫人的力量，與永不熄滅的熱愛。他們按照輪廓敘述田園，或者爲未來策劃消息，都不遺餘力。

但是對他們渴求真理，而不在此種渴求中，感受他們對國土的深厚認同，便是一種重大的誤解。國土的生活，提供了他們的題材，也是他們作品中的本質。在這首雄壯的敘事詩中，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羅斯母親。她以變化多端的名字，形形色色的打扮下出現。其中一個便是瑪楚約娜——索忍尼辛一篇短篇小說中的女主角；她那滿佈皺紋的面孔，使人想起這片國土中不屈不撓的人物，重爲她的熱誠而神往，這種熱誠是她所能提供，也是她很應分應有的得意。

有句說法很流行：愛情盲目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這句話道出了自我保存的本能。看得清清楚楚的愛情，並不總現出立刻的反應。對洞察入微感覺的深度與溫暖，發生真正的了解，也許需要時間與距離。但在索忍尼辛的情形却不然。他那篇小說「伊凡丹尼索維琪的一天」，八年前首次出現時，立刻就爲他自己的國家所認識，立刻傳遍全世界，一個新的大作家進入世界舞台了。誠如「真理報」一位作家所寫：「索忍尼辛的文筆，很多地方使人想起托爾斯泰的藝術力量，我國的文學界中，已經增加了一位非尋常的天才作家。」「真理報」對索忍尼辛的敘述，也很難凌駕這份報紙認爲他的文筆，在藝術上所展現的力量：「我們看這篇傑出的小說時，滿心痛苦得緊縮；同時，却又覺得我們的精神向上飛揚？說明了這篇小說，卽令在墮落的時刻，還有人類的本質，還有深厚的人性。」

特殊情況中的信息很少傳佈得遠，而傳遍全世界的，却是向我們所有的人呼籲，幫助我們的文字，就像是索忍尼辛的文字。它們向我們所說的事情，便是我們遠比以前更需要聽到的話：不可摧毀的個人尊嚴。不論在什麼地方，個人尊嚴受到侵害，不論是什麼理由，用什麼方法；他的信息却是指控，但也是一種保證：犯了這種侵害的人，也就是被這種侵害所貶低的唯一人士。一個人不論到什麼地方，都見到這項清清楚楚的真理。

卽令是索忍尼辛在作品中所尋求的外在形式，也帶有他信息的證據。這種形式已經命名爲多元小說，或者水平小說，同樣也可以稱爲沒有主角的小說。這也就是說，這並不是以環境作犧牲的個人主義，也並不是許多人集體演出的舞台，而壓制了整個安排好了的個人。索忍尼辛對這種多元主義 (Polyphonism) 的意義，已經作過解釋：每一個人一到行動於他有關時，他就成了主角。這並不只是一種技術，而是一種綱領。敘述的焦點著重在現存唯一人的成分上；人的地位平等——個人的命運在億萬人中，億萬人的命運合而爲一。這是一種極其簡單的人文主義，因爲它的核心便是人類的愛心。因此，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，便頒發給宣揚這種人文主義的人士。

(黃文範譯)

註：一九七〇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，索忍尼辛原擬親往斯德哥爾摩參加，但因受到蘇聯國內文藝界的猛烈壓力，遂不得不放棄出國的念頭。不久後，索忍尼辛仍對外發表「演講辭」。

爲人類而藝術

亞歷山大·索忍尼辛諾貝爾文學獎演講辭

索忍尼辛



煞似那神色困惑的野人，檢到了一樣稀奇的物品……或許是海潮所拋擲起來的，或許是沙灘裡顯現的，或許是從天空中掉下來的……玲瓏剔透，時而暗光隱約，時而光華激射……於是他反覆把玩，不忍釋手，思量要怎麼使用它；想就中覓得某種卑微的功能，然而却不曾設想過較爲崇高的目的……

同樣地，吾人玩弄藝術於股掌之上，很自負地認爲是它的主宰，厚着臉皮要給它指出方向，要變革它，改造它，要發表宣言，要拿它賣錢。我們利用它來邀寵於當權。時而把它當做消遣（甚至用於歌廳和夜總會裡），我們千方百計要抓緊它以供社會、政治一時之役使。但是，藝術畢竟並未因此而蒙受污漬，更未失却原有之光彩。並且每次，任憑你怎麼擺佈，它都能擴散一份內涵的光華。

然而，有誰能擁抱這種光姿？誰敢斗膽宣稱他已界定了藝術？誰敢大言不慚，自認已數盡它

晶潔的層面？或許，數世之前，古人中確有解得真意者，並曾有以名之，惜乎吾人心急氣浮，載聽載行，毫不介懷，更棄之若敝屣，永遠在匆促中摸索，去「菁」存「蕪」，追逐「新奇」。爾後，當舊話又重提之際，早經忘懷是老生常談了。

有一種藝術家愛自認是獨立精神世界底創造者，並進而負創造此一世界之一切，然而他終必不支，蓋塵世中之才人，鮮有能承受若是之重負者；正如人們一度曾自詡爲一切存在底中心，然而却又無能去創造一種均衡的精神體系。是以一旦失敗便歸咎這世界永遠永遠存在的不協調性，時代精神之解體，和大衆的愚昧。

另一種藝術家認清在他之上有一至高的力量存在，於是在上帝的天堂下，恭謹行事，像小學生般愉快耕耘。雖云他對文字的責任和對讀者的態度要遠較前者嚴謹，但是這世界仍非由他所創，更非由他來提供方向，而且他自己也不懷疑它原有的存在基礎。藝術家之有別於常人者僅在感覺較爲敏銳；他較易感察這世界的和諧，和人力加諸其上的一切美與橫暴，並予以生動描繪。在重重挫折中，居生存最低劣之層面，藝術工作者縱經貧、病、牢籠，亦應能經常保持住內心某種穩定的和諧。

然而，以藝術之無條理性，以其盲目之變化曲折，加上難以逆料的種種發現，和震撼靈魂的衝擊等，實非藝術家以其概念與笨拙的手工所能包含在一己的世界觀裡的。

考古學者迄未發現在人類生存的任何階段沒有藝術的存在。即使在人類黎明期前之半蒙昧狀態，吾人便已自冥冥中的雙手接過這項賜予。不幸我們却不曾問過：爲什麼要我們擁有這份才具

，和我們該怎麼去使用它？

舉凡預言藝術解體，說它已用盡所有形式，說它正逐漸枯死的人都錯了。我們自己才是不免於毀滅，而藝術却必得長存。問題在人類瀕臨絕滅之前，是否有可能了解藝術包被的所有層面和目的。

世間並非一切皆可有名之。其中許多東西是凌駕語言之上的。藝術能够爲我們敲開黑暗冰封的心扉而通達昇華的精神經驗境界。以藝術爲手段，有時我們能隱約捕得短暫的透視，而這些皆非邏輯思維過程能幫助我們去得到的。

——一若神話中的那面鏡子：你所看到的並非自己，而是在頃刻間得睹「永恆」，但身體却動彈不得。此時你頓感心胸隱隱作痛……

2

杜斯妥也夫斯基 (Dostoyevsky) 無意間曾漏出這樣曖昧的一句話：「世界將由美來拯救。」這是什麼意義呢？我經長久思索，認爲這是說說罷了。這種事怎麼可能？在人類經歷的血腥歷史中，美何嘗拯救過誰？美曾使我們精神昇華，使吾人心靈崇高，但是它何曾救過誰啊。

不過，在美的本質裡，却存有一種特色，也便是藝術景況中的一種特性：真正藝術品中所具之說服力乃絕對不爭之真理。它能教最頑劣的心靈折服。一個人可以結構出一篇政治講稿、雜誌

論辯，他可以擬定社會計劃、哲學體系，並使之結構嚴謹，文詞通暢，但是這些每係建立在一種錯誤、一項謊言之上；其歪曲、隱晦之處，却無法爲吾人立時看出。同時答辯的講詞、評論、計劃，或體系不同的哲學亦可與前者抗衡，同樣結構嚴謹，無瑕可擊。因此教人相信他們，其實說穿了却一無足恃之理。

要肯定去採信那一種見解，其實是庸人自擾罷了。

反之，一件藝術品的本質便包含認證在內：粗枝大葉，或繃得太緊的料子裁製而成的意念，往往是不能經受考驗的；它終不免變得醜陋、蒼白、破碎，而無法感動人。只有浸淫在真理中，並使之生動具現的作品，才能以無比的力量捕捉我們，吸引我們，甚至隔代也不會有人要否定它的價值。也許便因此之故，那古老的真、善、美一體的說法，或不似吾人在放任而崇尚物質的青年時代所見到的那樣陳腐吧。倘若這三株樹得以枝杈交錯巔峯相接，一如有心的尋幽探勝者所肯定的那樣，如果真與善的枝條過分顯明而遭到壓制和砍伐，竟不能得睹天日，或許那好奇而難以捉摸的美的枝條，會出人意外打出一條通路，往上茁長抵達交會之處而履行三者共同的使命。就這種情況來說，難道不能認爲杜思妥也夫斯基說的：「世界將由美來拯救」竟是一種預言？畢竟他是有透視真理的異稟和慧根獨具的人物啊！

因此，難道說文學和藝術不能實際拯救今日的世界？

這點滴的真理，我曾經多年的窺探，並願意借今天的機會在此闡明。

3

我曾奮力攀臨此一諾貝爾獎之道壇。此非所有同道皆得一至之地，有緣之人，畢生亦不過僅得一次機遇。它不是三、四級堆疊之階石，而係千百梯級，高聳雲表，屹立在黑暗與寒冰之上。在此地命運曾教我掙扎求存；此間多少較我爲優且更爲堅強者且不免毀滅。我曾在古拉格（Gulag）羣島得識其中數人，流寓在分佈很廣的許多島嶼上。警察的監視，彼此之疑惑，使我不得與所有的人交談。其中一些，我間接得悉他們的遭遇；大多數人我只能揣測他們的結局。在文學上已有聲名而埋骨在此絕域的，至少尙爲人知。最堪嗟者，莫若許多默默無聞的同道，生前竟未有發表作品的機會。整個民族的文學，隨他們一道遠遠掉落在後，掩埋之時，竟無棺柩墓誌，被剝得赤條條地，只除却繫在足趾上的一只號牌。但是俄羅斯文學並未因此斷氣。只是從外面望去，一片荒涼景色罷了。應是古木參天、綠樹成蔭的茂林，而今却只餘三、兩株刼後的枝幹，空對夕陽殘照。

今天，在死難同道英靈相伴下，我該如何俯首汗顏，讓那些真正有資格的，帶頭步向這光榮的道壇？我該如何察知並代替他們吐出他們心中渴望表白的意思？

這種負擔，在我心頭積壓已久，我深知自己責任之沉重。借用 Vladimir Soloviev 的話，便是：

讓我們手挽手圍成一圈，
完成我們沉痛的使命。

在集中營疲累的長期徒步行軍中，在冰結的寒夜裡，點點孤燈透過黑暗偶爾照亮了囚徒的隊伍。不只一次我們渴望要向這世界吐出長久哽塞在喉頭的鬱結，只望它能聽到我們之中任何一人的申訴。此時，我們心裡非常明白，代表我們的這位幸運使者，他只需放聲吶喊，整個世界必即報以回應。我們全體的看法，不論就物質需要，感情作用與反作用而言，都是明確一致的。因而生存在這一體不分的環境裡，我們並無缺乏均衡的感覺。

這些想法並非從書本所得，亦非為謀求和諧與秩序而設：它們是在漫長的鐵窗歲月裡，在集中營的營火旁，與已故的難友們交換意見的結晶，是在這種方式的生存中堅硬而成熟的。

以後當外來的壓力漸減，我們的看法和個人的觀點乃得擴大，即使只算得管中窺豹，亦漸得睹世界之真貌。最教人驚訝的是，這日夜嚮往的地方竟和我們想像的大相逕庭。它過的並非我們所渴望的生活。它走的並非我們所要走的方向。當它來到泥沼的邊緣，竟驚嘆這是可愛的綠野！當它看到囚徒頸上的沉枷，竟驚嘆這是美麗的項鍊！在有人放聲悲嘶，淚若湧泉之時，竟有人隨着輕鬆的調子舞蹈。

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？是什麼使我們的地獄擴大？難道人們都感情麻木？莫非這世界根本